

特

因

能

能

榮
譽
恩
情

王
銳
著

說
文
社
印
行

目次

榮譽恩情(三幕趣劇)
川江夜景(獨幕劇)

本劇專供閱讀之用，作者保留本劇轉載演出及其他一切著作權益。不論職業的業餘的個人或團體，如欲取得上列任何權益者，須事先徵得作者本人之同意，作者通訊處如下：

重慶：臨江路三十號

榮譽恩情

(三幕悲劇)

人物：許健飛——榮譽軍人中隊長，多情活潑，富於自信，左臂雖斷，可是

心還像野馬一般飛騰活躍。

李哲明——醫師，綏居已久，似因生活艱難，迄未續弦，因此感傷而有點

近乎神經質。

朱福森——固執剛愎，即明知陷於錯誤，亦不翻悔自疚，只有實際上的利

害，才能改變他的觀點，稍稍轉變讓步，他是鄉紳，錫鑲的主

人。

朱福森太太——表面上是賢妻良母，實際上很自私自利。

朱麗雲——性格上賦有他父親的固執，但她受過學校教育，比較有點正義

感，竭力講究裝飾，惟恐自己不是新女性，但一舉一動，仍不脫幾分鄉土氣，因為她是鄉紳的女兒。

林瑞和——司務長

王金奎——勤務兵

溫榮發——已被開除的朱府門房



傷兵：鎮工日幾殺河米也門
地點：某城某鎮，臨近敵綫的後方

第一幕

第一景——某軍軍人教養院舊像掛蘇公室，教養院莊廟中或廟堂改建鋪板

辦公室陳設多係仿製，佈置整潔有條，紙窗屏有報舊布，葡萄藤窗台掛五綵
差內一邊桌旁坐着耐游長林瑞和，一邊靠近壁牀有座傷兵，或坐或站。

傷兵甲

你胡語；我們得聊一下，每個人講講他所知道的，這樣我們也許會聽到些
喜訊呢！

傷兵乙

傷兵丙

對，就根據談話講。明明時日放後，本不關着自是，只着實潮土的味道
呵呵，許隊長會疑忌我們在吃醋呢，而且我們聊的時候，王金奎少不得會
和隊長說話的，他知道隊長的脾氣，他是隊長的老鄉，因此這邊面客罷

王金奎

（以下簡稱王金奎）他聽着隊長的話，隊長有他的苦衷的，你們知道什麼！

傷兵甲

王

我伺候隊長三年呢，他性情多麼好，用錢多麼爽快，他在長沙前線打鬼子，打得
得又多麼勇敢！他打了彩，進醫院，把胳膊鋸走的那天晚上，我把朱小姐寄給
他的十塊水綠色手帕，上海肝線縫着「祝君凱旋」四個字，輕悄悄蓋在他的

割斷的胳膊上，寬寬他的心……

傷兵甲 嘿！你說孩子話了，這只會使他傷心的，你不信？好，你問司務長吧，司務長世故比我們深，學問比我們強；他又聽得懂你那一口下江官話，他還知道你身上長着幾根骨頭呢？

王 這還用你說，司務長是用功的學者，他的手一天到晚總離不開書的。

林瑞和（以下簡稱「林」）弟兄們，別取笑我吧，這種事還用我來多嘴，別把我也扯進去胡攪。要不然，動了我的氣，那可不是好玩的。

衆人 對不起，對不起。

王 哦，隊長來呢！

林 那可得乖巧些啦，再嘻皮笑臉地聊呀，聊呀！

（許隊長上，由林瑞和喊口令，衆立正）

許健飛（以下簡稱「許」） 噫，同志們，大家正在訴什麼苦吧？

傷兵們 啊哼！……

林 隊長，我說老實話吧，確在訴苦——隊長，自從您想解決您和朱小姐的婚事，而動了她老頭子的氣以後，我們在地方法上買油、鹽、醬、醋，都有問題啦！

許 哦，有這樣的事？

林 她老頭子是地方上的紳士，錫鑛的主人，商會的常務委員，自己又開着油坊，

京貨舖，他在日用品的供應上，老對我們要花樣，這就顯出他萬不能同意，把他的女兒朱麗雲，嫁給你。

許 你們完全誤解了我的意思。

林 誤解？

許 這樣一個躲藏在深山裏的市鎮，而鬼子會知道是錫沙的出產地，時常派飛機來轟炸，我相信鑛場裏少不了有漢奸在作怪。

林 這跟大隊長和朱小姐的婚事，不是風牛馬不相干嗎？

許 好，風牛馬不相干；但是，你說，我們買油買鹽的時候，他要過什麼花樣？

林 那個？

許 朱老頭子呀！

傷兵甲 嘿，隊長，我們買菜油，他就滲些桐油。

傷兵乙 這還算客氣哩！

傷兵丙 呀，有的時候，他舖子裏有的是油，鹽，他偏說沒有！

許 那你們怎麼辦呢？

王 動武嗎，隊長是禁止的；上鄉公所告他嗎，鄉長還是他的小舅子哩！

傷兵甲 隊長，今天是清明節。

許 哦，四月一號，愚人節，碰巧又是清明節！

傷兵甲 對了，清明節：可是我們的菜裏不能老是沒有油呀！

傷兵乙（扯傷兵甲衣角）沈根發。

傷兵甲 不，我說老實話——

傷兵丙 對了，我們的湯——

傷兵甲 隊長，總不能老是短少鹽呀！

許 這我得負責，准保以後沒有這種事發生。噫，這一百塊錢給你們做清明節添菜的用費。可是你們別把這一百塊錢，全去買酒喝啊！

林 不過，至少得化五十塊錢去買酒，過清明，并且預祝隊長萬事如意！

傷兵們 哦，過清明啦，慶祝隊長早一點跟朱小姐結婚啊！

王 走！買酒去，乾一杯，祝隊長健康！

（士兵及司務長下）

許 連他們也開起玩笑來了！但是朱老頭子搗蛋，使他們買油買鹽碰釘子，這真不成話！

（醫師李哲明上）

啊，李大夫，有什麼好消息嗎？

李哲明（以下簡稱「李」）一切如故，健康，朱老頭子脾氣還是那末燥，他說你跟他的婚約，就是你和麗雲有口頭上的許諾，甚至有書面上的證據，但沒

有經他認可，始終是不發生效力的。我會趁他的怒氣消平的時候，給他忠告，但是沒有用。他說你和你的一幫嘍囉們狼狽爲奸，想謀害他的老命似的，他并且發誓，他情願看他的女兒害一場瘟病，而決不願見他的女兒跌進丘八的懷抱裏去！

許 噯，我現在殘廢了，他就反臉不認我是他未來的女婿了！據我看，他到應該跟軍人結一們親才對哩！

李 何以見得呢？

許 在敵機一再轟炸之下，假如不能堅壁清野，積極進行除奸工作，那這一帶的銅鑛遲早總會給敵人掘得罄罄的。現在他既沒有這種先見之明，那我也只好開大圈子來達到我的目的了。

李 那真是一件麻煩事。

許 窮則變，變則通呀！

李 哦，「船到橋頭自會直」！

許 對了，處境困難的時候，自會想出克服困難的辦法來的。

李 我真羨慕，你一隻胳膊打斷了，可是你的心，還像野馬一般，飛騰活躍！

許 大夫，你想，麗雲是多麼美麗，多麼嫵媚，真是純潔得像一朵花。而且有點兒正義感！

許

對，她鼓勵我上前線，鼓勵我跟鬼子拚命，我帶了傷，她還老遠從後方寄種種可愛的慰勞品給我。回到後方來，見我一隻胳膊錫了——

李

她還是繼續愛你，對嗎？

許

你認為我神經過敏，是不是？

李

有為的男子多半是理想主義者。

許

女子呢？

李

比較現實的多了，

許

你好像斷定麗雲對我已經變心了？

李

不，我覺得你不能太樂觀。

許

我覺得你沒有十分了解麗雲。一般地說，我不喜歡都市女子，她們的心經不起迷人心竅的種種引誘；鄉鎮的女子呢，要是受過教育，至少比都市女子誠樸得多；她們在本性上可能有粗野的成分，外表上也不脫三分鄉土氣，但是見到生人臉上就羞答答地紅起來了。

李

不錯，麗雲就那麼樣的，說也奇怪，當我一見到麗雲，自然而然地使我想起了的不幸的太太來了。

許

啊，你真多情，已經死了六年了，還是這樣念念不忘的。

李

哦，可憐的素英，我不能再見到她啦，她的皮膚真像白色的蓮花那麼柔順，她

的嘴唇嬌小得像一朵玫瑰花，還有她的牙齒，比白寶玉還純淨！（咽嚥）但是誰能有福氣永遠享受她的美麗呢？閻王是多麼無情呀——唉，每個人都像別人一樣，在閻王那張離命符面前，總得低頭的。

別傷心了：抽支煙吧。

許李 是與非，美醜，真與假——天涯的芳草是新鮮的，——春天的花兒要感謝的

！喂，大夫，抽支煙振作一下精神吧。

許李 對，好朋友，悲哀是無濟於事的。但是，隊長，這樣個美人兒天亡了，總是一個大損失！

不錯，她的容儀固然美，她的精神似乎更美！

許李 啊，對，她愛貓，愛狗，愛鷄，愛鴨，愛花，愛草——誰能比她再仁慈呢！可憐的素英，她終於爲了教育，犧牲了她的生命！

哦，這我到沒有聽你講過。

許李 還在抗戰以前呢，她初中學生做化學試驗，孩子們不當心，試管爆炸了，素英中了毒，後來得水腫病死啦！唉，她去了，沒有留下一個孩子，能夠伸出一隻小手來，攀攀他父親的頸子。得啦，每個人遲早反正要死的——天涯的芳草是新鮮的——春天的花兒要感謝的。

許 啊，又說這種不吉利話了。

李 生命是一個陰影——世界是一個舞台——我們趾高氣揚地在裏面只不過混了一個鐘頭。

許 好，再抽支煙吧。

李 好朋友，深沉的悲哀是不可救藥的。但是人生努力的結果，總是趨向善的。

許 對，一個給人瞧病的醫生，精神更不應該頹唐。但是別提這些事了，今天是愚人節，這正是底下人「忠心的騷擾」，伺候朱老頭子的好機會。對象雖然是小姐，可是我還有更大的企圖——

李 你想偵察他的錢袋裏有沒有現款是不是？

許 ……不，不……

李 （笑）你跟我也賣起狗皮膏藥來了！

許 好，老實說吧。本來除奸工作可以跟朱老頭子開門見山直截了當明說的，可是因為婚姻問題我跟他鬧僵以後，我進行除奸工作，會錯認我瓜田李下，醉翁之計不在酒的。

李 我看這樣也好，除奸工作本來應該機密一點，現在就讓一縷桃色的煙幕，來掩護你的鋒利的指揮刀吧。

許大夫，「兵不嫌詐」：多多指教，多多幫助。

李好，你準備準備吧。扮鄉下人的服裝在我家裏，讓我來把你扮成一個角色，使朱老頭子看來，能夠稱心如意。他會很認真地對我說，他府上跟我的鑛場需要一個包辦的門房。我收重軍人，尤其是上過訓練的榮譽軍人，否則決不自尋煩惱，老給人家做月下老人。

許好極了，我得永遠感激你。大夫，等我得到重軍，你如說有什麼事需要我幫助的，我一定唯命是聽。

李你提起麗雲，又使我想起自己的太太來了。

許對不起，暫時忘記一下，事情非常緊急，不要錯過四月一號這機會。

李可憐的素英。

許已經十點多了。

李魔鬼一樣的水腫病呀！

許朱老頭子在等包辦的門房啦！

李死得還光榮嗎？

許我的天，走，走吧！

李天涯的芳草是新鮮的！

許又見鬼啦！

李 春天的花兒要養謝的！

許 大夫！

李 呃！呃！

許 走，走，走吧！走吧！（強迫李大夫下）

第二景 朱公館一室，光綫暗弱，紅木桌椅，閃閃發光，壁上掛古畫，并且貼着紅色的紙花，桌上供設琥珀質的長如意，裝着玻璃框子。假如是月初月半，室內檀香氤氳瀰漫，近乎一個莊嚴靜穆的佛堂。使這房間較有生氣的，就是過道遠處的門開着的時候。可以望見一片蒼鬱的山景。

朱麗雲，潘榮發登場。

潘榮發（以下簡稱潘） 小姐，你一定要救救我。

朱麗雲（以下簡稱雲） 老溫，爸爸要開除你，我也沒辦法。

溫 小姐，離開公館，叫我家五口怎麼過日子，小姐，老實說，我老溫是爲許隊長方便，他買通我，想當上公館來會你，老爺知這了，這才把老溫除名的。

雲 這話你至少已經講過一百遍了！

溫 小姐，看了我孩子的面上，務請你向太太說個情，請她老人家叫老爺寬大，讓老潘繼續侍候老爺吧。

雲 這我也說過啦！

溫 小姐……

雲 你不信？好，讓我叫媽媽來，（至通內室門前）媽媽，媽媽。

（朱太太上）

朱太太 呃，麗雲，什麼事這樣大驚小怪的？哦，老溫。

溫 （施禮）太太。

雲 媽媽，他想回公館來，我不是一再求你向爸爸說過情，饒了他，讓他改過自新，仍舊做我家的門房，可是——

朱太太 對呀，老溫，我不知道說過多少遍了，可是，你知道老爺的脾氣，他說——是一，說二是二，死也不肯轉彎的。

溫 那麼——

朱太太 對了，你還是趁早想別的辦法吧。

溫 好的，可惜他日後請不到像這樣忠厚的門房了。太太，小姐，回頭見。（下）

雲 媽媽，我看他走的時候咬牙切齒懷恨在心的那副樣子，覺得很可怕；媽媽，這事情真沒有挽救的餘地嗎？

朱太太 別做夢吧，你爸爸恨透了許隊長——

雲 恨透了，恨透了！我偏要跟他好，可不是嗎，戰爭時期的榮譽軍人，是最美

光榮的，而許隊長是榮譽軍人當中，最美最光榮的！

朱太太：「差死人啦！麗雲，斷你厚皮，說出這樣的話來——如說你喜歡軍人，那

末臨營區的陳營長，國民兵團的沈隊長，縣政府的周科長，都是軍校出身，而且都會騎馬抹角地來說過親，他們雖然沒有上過前線，可是有地位，有人品，這也是很清白的。」

雲：「得啦，媽媽，你說的這幾個人，偏偏沒有一個是看得順眼的。」

但是健飛呢，他原本是一個大學生，講得一口好英文，他為什麼要投筆從軍？上前線，打鬼子？這不是為了民族的自由，國家的獨立，胸襟是多麼光明磊落，氣魄是多麼雄偉豪爽！

朱太太：「但是，孩子啊……唉，別說了……」

雲：「媽媽，你說，你說！」

朱太太：「他的一隻膀膊已經斷了，也已經殘廢了呀！」

雲：「（激動得滿臉羞澀）殘廢，殘廢，媽媽，你，你再說殘廢！（淚下）你怎麼沒有一點同情心，你想他一個人老遠的離開了家，在戰場上帶了傷，孤苦伶仃，沒有一個親人心疼他，要是我成了心，他會感傷得什麼似的，不，我……我不忍丟下他……」

朱太太：「好，別哭，媽媽不好，媽媽不好。」

雲 對，他雖然帶傷了，但我覺得他還是有希望的，鬼子雖然打斷了他的左手，但是他的右手仍舊能夠寫文章，有一次他給我看過，登在一個刊物上的：題目好像是「論傷兵的政治工作」；對呀，他到現在還不是担任着訓練榮譽軍人的工作嗎。

朱太太 好，你的話沒有錯。

雲 媽媽，你知道健飛對你好，他有一次對我說過，你的性情，多麼溫和，你的態度，多麼端莊。

朱太太 孩子呀，健飛確是有教養的明白是非的青年，但是不高興他的是你的爸爸呀！

雲 哼，爸爸可知道菊芬表姐嫁了個軍人嗎！

朱太太 麗雲，表姐夫是在後方軍校當教官的啊！

雲 不不，表姐夫是營長，快要上前綫的。

朱太太 不，孩子，是在後方軍校當教官的。

雲 媽媽，你一定攪錯了。

（鄉紳朱福葆上）

朱福葆（以下簡稱「朱」） 佩貞，我接到一封信。
雲 這是菊芬表姐親口告訴我的。

朱 佩貞，我接到一封信——

朱太太 不，孩子，她不會說這樣的話的。

朱 我說，一封信。

雲 她要開到前綫去，怎麼還會在軍校當教官，吃粉筆灰呢！

朱太太 小妮子，閉嘴吧，噫，福葆。

朱 方才李哲明李醫生給我一封信！

朱太太 他還給他上前綫，要真上前綫，也不過去慰勞一下軍隊馬上就回來的？

朱 怎麼啦，佩貞！

朱太太 哦，福葆——我的小姐，別打岔啦！

朱 李醫生給我一封信，李醫生說——

雲 真的，媽媽，他的軍裝上——

朱 他的鬼軍裝！——爲什麼你不聽話？

朱太太 小妮子，怎麼你老是纏繞不休地不讓你爸爸說一句話！

雲 哦，爸爸！

朱 李醫生說他就娶你——

雲 軍裝上明明有兩顆金星，媽媽！

朱 麗雲！——醫生說，他就娶你一個！——

朱太太 一顆金星，兩顆金星，隨你高興說吧。

朱 佩貞——說要領一個鄉下人——

朱太太 真是太沒有規矩了，竟跟你媽媽吵起嘴來，你要知道——

朱 我的天！你想聽還是不想聽？

朱太太 福祿，我正聽着你說呢！但是如果這小妮子嘵嘵叨叨地不讓人家說話，難道我就閉着嘴一個屁不放啦！這樣我知道她一定嘵嘵嘵不讓你插進一句話來！說不定你因此會大發脾氣；唉，爲了這種芥子末那麼大的事，唧唧

啾啾嘵叨個不了，真是笑話——

雪 可不是嗎，媽媽，你現在可真堵住爸爸的嘴，不准他說一句話了。

朱太太 小鬼！老喜歡這樣搗蛋！

朱 滾滾滾！你們兩個都給我滾！

朱太太 小妮子，走吧。

朱 滾，老妖精！你比她還討厭！我巴不得把你們倆個吊在「斷石岩」那株松樹上去嘵叨，等到你們討饒要下來爲止。

（僕役上）

僕 老爺，李醫生來了。

朱 請他進來。

（僕役下）

雲 媽媽你問醫生好了，他知道表姐夫就要上前綫的——

朱太太 你真是個剛愎自用的小笨蛋；要真是——

朱 還不滾嗎？

朱太太 我們就走了，朱老爺——（對麗雲）要真是像你所說的——

雲 不，媽媽，有一個證據——

朱太太 那醫生怎麼會知道——

雲 而且是一個千真萬確的證據——

（麗雲驅妻女下）

朱 啊，她們走了，一天到晚吵鬧個不了。真所謂有其母，必有其女，所不同者，

女兒的說鋒，顯得更精靈一點吧了。

（李哲明上）

哦，李醫生，那鄉下人，那個名曰黃金發的鄉下人在那兒？

李 快來了，他等一會兒就上這兒來，我會關照他的，他是個忠厚的鄉下人，恐怕

你從來沒有遇見過的：蹣跚勇敢呢，他像一隻獅子，說到和氣呢，他像一杯鹽

開水。

朱 啊，他是來頂替那個被許隊長收買的老溫的，但是醫生，他是個倔強的漢子嗎？

李 倔強得跟水滸裏的武松一樣。他的拳術，尤其是單刀，在鄉裏是要出了名的。

朱 我保險丘八老爺見了他，一定會退避三舍的。

哦，那些傷兵，今天在我的油坊，我的舖子，我的鑛場門前來來往往，他們可懷着鬼心眼，想跟我搗蛋嗎？

李 今天是清明節呀！

朱 但是我已經作禱齋戒備，真刀真槍，子彈火藥有的是，要是那鄉下人，忠心而又會耍單刀，那我更可以高枕無憂了。

李 無疑的他會使你滿意的。

（僕役上）

僕 老爺，有個人在門口，問李醫生在不在這兒？

李 叫他進來。

朱 等會兒，應該考慮一下。看樣子他是做什麼的？

僕 一個鄉下人，老爺。

朱 嗯，你是來找李醫生的，這些流氓總費盡心機想到我鑛場上來混碗吃？

僕 老爺說得對，今天大清早一個自稱上等兵之名的什麼張得勝的，要求你老爺賞一面前光。

朱 別做夢了，我頂討厭丘八老爺。

僕 從前吹過軍號的吳有富也來過。

朱 啊！你可認識這些無賴嗎，他們都想來謀門房這個差使的，好，叫那個鄉下人進來。

（僕役下）

李 朱先生，他一定夠資格當你的門房的，那些無賴還是趁早別夢想吃這塊天鵝肉吧。

（隊長許健飛，裝成一個鄉下人上）

朱 哦，這樣高，怎麼？他的一隻眼睛瞎了嗎？

李 有一次，他一個人在山路上抵抗七八個土匪的圍攻，打得他們落花流水，一敗塗地，他自己就光是這隻眼睛受了傷。

朱 他喜歡東張西望，這是個壞習慣。

李 不，他怕羞啦，像一隻羊在許多陌生人面前一樣。

朱 嗯，鄉下人，你叫什麼名字？

許 敵姓黃。

許 名字呢？

許 名字叫駿發。

朱 哦，金發……

許 驢是驢馬的驢，發是發財的發。

朱 我不喜歡那個驢馬的驢字，驢不如黃金的金好。

許 但是人家常常叫我做忠心的驢發。

李 我早說過啦，他的忠心在鄉下是出了名的。

朱 嗯，忠心的驢發；李醫生想來已經關照過你，我的公館的門房，就是我鑲場的

門房，上我公館來當門房，應該遵守那些規矩，嗯，你能遵守嗎？

許 老爺，我一定會使你滿意的。

朱 那末，你當心聽着，你能夠相信自己，將來不致于變成一個壞蛋，像我從前的

門房老張一樣，老張去接駁許隊長賄賂，嗯，忠心的驢發，你會嗎？

許 我是一個目不識丁的鄉下老。

朱 老爺是說，你切不可私下接人家遞給你的「門包錢」，受人家收買而糟蹋了你

忠心的令譽。

許 不，不，決不會的。

朱 說得好，驢發，我雇你的用意，就是叫你來監視許健飛許隊長的一舉一動，他

是個無惡不作的大壞蛋！

李

駿發，你不是一向就瞧不起丘八的嗎？

許

不錯，他們不過是一班好開玩笑的傢伙，可是瞧着吧，丘八老爺見了我，害怕得什麼似的，就像他們見了他們的隊長一樣。

柴

啊，不錯，駿發，我該找一根漂亮的短棍子給你。

許

噀，短棍子，不如沒有的好，應該找一根粗大一點的鐵棍子，老爺鑛場上鑿洞的銅鑿子不有的是嗎？

朱

啊呀！了不得，真像生龍活虎一樣！好，駿發，跟我來——醫生，我要領他去見一下我的太太——來，忠心的駿發。（下）

許

好大夫，你記着，請你立刻想法帶着朱老爺子到外面街上去闊睡一下：我要要一套花樣，非立刻取得他的信任不可。

李

我一定照辦（與健飛握手）

朱

駿發，怎麼你不來，瞧，你還有什麼鬼！

李

我正在給他一些忠告——好，現在得走了——福祿先生，回頭見——要是許隊長再想在你府上興風作浪，你現在到真可以高枕無憂啦！

朱

好，駿發，進去吧。回頭見，醫生。（李醫生下）來，駿發——現在我有一個會耍單刀的闊爺，我不必再把許隊長，跟他的一班嘍囉們放在心上（下）



第二幕

第一景 朱府花園，離前一條街，旁有冬青，和枯井的石欄。

司務長林瑞和及傷兵若干，其中一人擊着鼓餘跳舞登場。

林 得了，得了，別打了罷，清明節竟打起鼓跳起舞來，咸什靈話！隊長給一百塊錢添菜，竟得意忘形到這個樣子。聽隊長的話，沒事的時候，常常跟鑛工們聊聊天吧。

傷兵們 別響，司務長，有人來了。

（二鑛工上）

林 哦，我喜歡跟朱老頭子的鑛工們厮搭，他們性子雖然粗暴，可是都很直爽——

同志，你好嗎？

鑛工甲 你好，同志。

林 你府上都好嗎？

鑛工甲 我還沒有討老婆——

林 別怕，我不是抽壯丁的。

鑛工甲 我們怕你抽不成！

林 別生氣，你認得字嗎？



鑛工甲 開口就擔心，看得老子這麼小……

鑛工乙 同志，他祖父還是舉人出身。

林 賊，那末一定讀過三民主義的。

鑛工乙 當然讀過的……

林 什麼叫做三民？

鑛工甲 別囁囁，老子記性不好。

林 告訴你：民族，民權，民生，叫做三民。

鑛工乙 對了，回頭再來請教你。

林 有空帶上教養院來玩。（鑛工下）

（穿鄉人服裝的許隊長上，傷兵下。）

林 這樣子，也多結實，可是個游民嗎？喂，同志，等一下，在鄉公所登記過嗎？

許 我服誰的管？

林 當然是服我的管呀！

許 許健飛許隊長可是你的同事嗎？

林 他是我的部下！

許 你時常怨恨你的部下嗎？

林 你是指許隊長，嗯，那傢伙性情倒是頂和善的，所以我們之間，要是鬧什麼意見，我總是盡量想法遷就。但是注意，我們兩個比較起來，他要風流得多，老喜歡談戀愛。

（勤務兵王金奎上）

王 隊長，李醫生跟朱老頭子走這條路來了。我們都預備好了，我們有戲做啦！（下）

許 司務長，我們設醫院裏天字第一號的學者，走吧，對不起，就請你快走吧。
林 我的天，原來是許隊長 （下）

（朱福葆。偕李醫生上）

朱 呃，傷兵，傷兵，是傷兵吧？

李 別神經過敏，這裏只有忠心的暖發一個人。呀，真不巧，真有幾個傷兵沿著這條路走來了。我們在這株樹下待一會兒，讓他們乖乖巧巧走過去得了。

朱 哦，這些壞蛋……（與醫生至一株樹下。）

（勤務兵王金奎偕二傷兵重上）

王 喂，同志，你可是朱老頭子的當差嗎？

不錯。

王 有錢用嗎？

許 沒有。

王 那個「毛不拔的寶貝」，怎麼捨得給你錢化呢——這是一點小意思——拿着吧。

（給許一個錢袋）

許 我要這個做什麼用！

王 你聽着：我們的許隊長很愛朱老頭子的小姐，你得多多幫忙，因為你在這齣戲當中是個頭等重要的腳色！

許 厚，我耳內先知道我的利害，你們這些老喜歡尋人家開心的壞蛋！（擲下錢

王 怎麼！賤東西。你想動武嗎？兄弟們，綁住他！

許 好大的胆，你們這班猴子猴孫也想到太歲頭上來動土，滾進這口井裏去——（脅迫其中之一入井）

傷兵

哦，哦，救命呀！救命呀！

許 下次再胡鬧嗎？好，既然認錯了，就饒了你這條狗命吧！

（勤務兵王金奎及傷兵奔逃下）

朱 （上前剝他們的皮，打斷他們的脊樑骨，忠心的駭發，多麼了不起的一種精神呀！）

李 真了不起！

許 趕快起來反對你們的許隊長！

李 這樣忠心，真是一個奇蹟！

朱 這我不能不嘉獎的！我要賞他五塊錢。噯，忠心的駿發，這是你的賞錢。至于這筆賄賂，（拾錢袋）由我親自交到鄉公所去充公。現在，醫生！我想我放得下心，教他去保護我的領場，跟我的太太小姐了；要是她在她們身邊，我到外面去走走，也不致于老是提心吊膽的了。

李 無疑的，你可以高枕無憂的了！我也想去警告一下許隊長：現在朱小姐有忠心的黃駿發給地包餵，他的行為應該檢點一下，切不可再造次胡爲！

朱 對，假如駿發不在麗雲身邊，麗雲是一步都走動不得的，來，忠心的駿發。我找到這樣一個當差的，多麼不容易啊！

第二景 朱府花園

一邊通居室，另一邊通鑪場，遠空行雲舒卷，雲帶颺颺。鑪鑪係以土法開採，這時鑪工們在鑪口口口其昏黃的燈光下，舉起銅鑪在空中一起一落，頻發銅鑪聲，石頭繞裏的火花亂送，漸漸鑪成糟子。準備裝藥爆炸。鑪的鑪的銅鑪聲，隨着山風迴蕩，時清脆，時混濁，時隱約……

朱麗雲在園中散步。

朱麗雲在園中散步。

朱 小妮子，怎麼你竟沒有得到我的允許，一個人走出來在花園裏玩兒？你可惡引

雲 誘那個……長尾……把你看跑嗎？

雲 啊呀，爸爸，你真會捕風捉影，神經過敏啦！

朱 賤東西，你說什麼？

雲 現在是婦女解放的時代，你竟罵我賤東西，好，我老實說吧，我不能做尼姑一

樣，一天到晚關在尼姑庵裏，這樣，你等子這我跟你隊長開……而且我願意

跟他……對了，我已經跟隊長知道這件事。

朱 你敢，你敢，賤東西！你瞧着吧，我已經有辦法加緊管束你。嚴發，這位小姐

你得多加注意。淘氣的東西，現在你可以在花園裏自由自在的遊逛了；但是你

無論到那兒，駿發必須跟着你。駿發，你就這麼辦吧，有一批鴿砂要脫手，必須我親自去照料；注意，除了你以外，無論誰都不准接近她；傻瓜，不要怕羞，走近她身邊去。現在，小姐啊，叫你的隊長跟他的婆囉們再接近你一步看？就是他們有通天大本領，也請他們趁早別夢想啦！（下）

奇怪，這傻瓜爲什麼在背後鬼頭鬼腦地望他？（坐下唱歌）

許麗雲！

雲不許無禮，當差的！

許麗雲，你仔細看我一下。

雲不許無禮，當差的！

許難道你沒有留下一點印象嗎？

雲別嚇嚇啦，忠心的駿發。

許難道你已經忘了你的忠實的隊長了嗎？

雲哦！天啊！天！

正是我啊，麗雲，你看這塊手帕，不是你用絲線繡上「祝君凱旋」四個字，老遠的從後方寄到長沙前綫來給我的嗎？麗雲，我多麼感激你，你這塊手帕，當我治療創傷的時期，她給我多少光明的希望，多少再生的勇氣：麗雲，現在的我，雖然不是兩三年以前的我，同時一個青年，身體上有了缺陷，跟時代的

青年比較，在心身與事業的發展上，他可能步步落後，可是他就此甘心落伍嗎？你父親給他釘子碰，他就垂頭喪氣嗎？嘿！還是一個頑古的老頭子擋得住二匹飛奔的野馬，那現在我們倆還會在一塊兒嗎？

雲 今天是清明節，你竟異想天開，要出這套「賣身投靠」的把戲來！你雖然這麼怪模怪樣化了裝，看起來却頂好玩的。

許 頂好玩嗎？可是我覺得我的工作也十分嚴肅呢！

雲 怎麼你打起官腔來了？

許 敵機不常來轟炸鑛場嗎？

雲 嗯

許 敵機到地方，也就是漢奸最活躍的地方。

雲 哦！

許 我上你家來做門房，除了想常和你見面以外，也想看看鑛場到底有沒有人在這鬼，一心一意想破壞這鑛場。

雲 啊，健飛，給你一說，我好像從夢裏醒來一般，我覺得我們平時對於漢奸，實在太疏忽啦！從今天起，我就做你的部下，聽你的指揮，保證我們的鑛場。

我相信沒有一個人會看出你的馬腳來的，哈……現在我在你的翅膀底下啦，爸爸不是叫你看管我嗎？

許

不錯，麗雲，現在你得答應我！

雲

哦，這，這是天意啦，親愛的……

許

啊，一個英雄，總有個美人去愛他的。（吻麗雲）

（朱福傑上）

朱

不行，這個價錢不行……麗雲，我的——嘿！見的什麼鬼呀？

雲

好啦，親一下嘴，什麼都定局啦！

朱

忠心的發！別讓我——天呀，別讓我不高興你吧！

雲

爸爸，你別着急，他的性情確是很好的——他并不存心想侮辱我。駿發，你抱

住我，你並不以為舉動粗魯的吧，可不是嗎？

朱

現在我才知道你是虛偽無恥的的大壞蛋；你還不滾，還不給我滾！

雲

真的，爸爸，你聽我說吧，我過去有頭暈的毛病，剛才我生了你的氣，昏昏沉

沉沉快要倒下的時候，他便嚇得什麼似的，跑過來攆住我，抱在他懷裏。

朱

哦，原來如此——只，過是頭暈，哦，原來如此。

許

老爺，——過是這麼回事麼；我聽見小姐臉色變了——就慌忙跑過來——

朱

對，——是大忠心啦！

而且很運氣地把她醫好啦！

朱

但這一套醫術是誰傳給你的呢？你這個無法無天的流氓，啊？滾！滾！立刻給

雲 我滾！要不然，我就送你進鄉公所去！
 呵，爸爸，你嚇死我啦，我的頭又暈啦——哦，救命呀！

許 呀，小姐又倒下來啦！（抱住她）

朱 天呀！竟當着我的臉——厚顏無恥到這步田地！抓住他的橡皮假手，發現他是許隊長）呵，天呀！橡皮做的假胳膊！我們竟找了這麼個門房——長根，秋香，佩貞，快來呀，有人上我家來搶劫，強姦，殺人，放火啦！
 （鑛場爆炸聲）

朱 呀！

許 飛機？

雲 不，那是鑛場的工人在開鑛沙。

許 朱先生，請你別大驚小怪……

朱 騙子！強盜！土匪！

許 你知道我很愛你的小姐——

長根，秋香，佩貞，大逆不道，無法無天的案子發生啦！

（一僕役持土槍上）

（接槍）長根，你先帶她走。

雲 哦，爸爸，你真要我的命啦！

朱 忠心的發，站着，我有話跟你說

許 朱先生，你聽我說！

朱 開槍啦！

（警報聲，銅樁擊聲突然中止，人聲鼎沸）

朱 呀，警報，警報！

許 而且一下就是緊急警報！

朱 緊急嗎？……呵，那批鎬沙，徧徧沒有成交，你說，真是緊急嗎？

許 是緊急，真是，空襲警報都來不及放，怎麼你還向鑛場跑！

朱 場上的鎬沙，親自指揮搶運到洞子裏去！

許 但是堆砂場子已經是敵機的目標了呀！

朱 難道睜着眼睛看鬼子炸我的鎬砂嗎？

許 我代你去搶運吧！

朱 誰聽你指揮呢？

許 我看你還是上後山去躲一下吧。

朱 別打岔了！（向鑛場下）

（聞敵機已近，轉在一株樹下躲避，雙目向鑛場偵察）……呀！龍頭口子旁的槐樹上誰張起白旗子來了，呀！還有人對着太陽照鏡子，那擡頭鼠眼的老傢伙

是誰？

（敵機投彈爆炸聲。）

（少頃，機聲漸遠，戰場方面傳來呼痛的叫喊。）
 啊，朱老頭子，子彈炸中了！（向戰場疾下）

第三幕

第一景——同二幕一景

李醫生登場

李 警報解除了，我想我的朋友已經是功德圓滿了吧。啊！我保險他心裏充滿了熱情，希望，恐懼，懷疑；真的，他混身為強烈的戀情所燃燒，爲了達到他的目的，他無孔不入，想盡種種辦法。正像我熱戀着素英的時候一樣。那時候她一兒會頭痛，一會兒腰痠，半分鐘也離不開大夫。於是我得解釋她的脈案是急是緩是強是弱，除了開藥方子以外，還送給她一隻金手錶。啊，這些日子一去不返啦：花好月圓，人事無常，富貴榮華，幻變莫測——歸根結底，這不是四大皆空嗎……

許隊長上

許 大夫，快上鐵場去，朱老頭子炸傷了。

李 誰？誰？你誰誰炸傷了？

許 朱老頭子，朱老頭子！

李 哦！危險嗎？

許 臀部中了碎片子，我跟朱小姐給他止血的時候，他很高興，好像鐵樹在找根出來專去炸他的鎗鑽似的。

李 難道你露了馬腳嗎？

許 大夫，徒勞無功，一切彷彿都完了。

李 真是人有旦夕禍福，天有不測風雲，但是朱老頭子的鎗呢，損失大嗎？

許 沒有什麼大損失。

李 你怎麼會露出馬腳來的呢？

許 回頭我准詳細奉告，但目前你先去看護一下朱老頭子吧，我也有要緊事幹！

李 什麼要緊事？

許 敵機來的時候，我發現有人張白旗，照鏡子，做信號，我得馬上領一班弟兄去偵察一下。你就去看護朱老頭子，我看他沒有什麼危險，就是我也醫得好，但你不妨說得嚴重一點，并且說你是內科，應該另請外科名醫，讓我來細心醫治他。我要他的女兒，總得先收服丈人的心咯！

許 但願皇天降福于有情入吧！可是現在誰都不能預料，究竟是成功或者失敗。

許 快刀斬亂麻，一定迎刃而解。

李 我們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

許 對對

李 時間會證明一切。

許 不錯。

李 我們只不過是一羣做梦的人。

許 是是。

李 愚蠢的人頭呀！

許 愚蠢嗎？

李 好在迷魂陣當中翻上落下。

許 哦。

李 將來是漆黑一團。

許 好了，像地獄一樣。

李 人都是耗子啦！

許 別發牢騷了，走，走，看朱老頭子去！（追醫生下）

第二景——同一幕二景

朱福葆躺靠椅上朱太太在旁侍候

朱 糟糕，佩貞，這真使人氣得發瘋，我竟鬧下這大一個笑話。那狗東西面子上裝得像我繡子裏的夥計那末忠厚，滿口的忠心，忠心，又像他做過當店裏的朝奉一樣。

朱太太 你跟那繡寶貝發唱的那齣「賣身投靠」的滑稽戲，說不定你自己的小胆也幫着在暗地裏搗鬼！麗雲，你一定要給她取這個翻雲弄雨的鬼名字，調了我哪！給她取個愛嬌，或者寶珍，或者梅英，或者菊芬，那也許不會有這種貽笑大方的事發生啦！但是你偏偏取「麗雲」，你想天上的雲，東飄西蕩，再活動過沒有的，這樣，麗雲怎麼不會動，跟着人家逃跑的鬼心眼呢！

朱 吓，老妖精，我跟你說，這都是你不好，是你把麗雲送進城去上新學，現在的新學不管三從四德這一套，於是她結識了那狗隊長——

朱太太 啊呀，寶貝呀，現在的女孩子，要是不上新學，那個漂亮的男子還要她啊

朱 豈有此理，吓呀，割口痛——你竟敢罵我寶貝，丈夫是寶貝，太太也就夠體面啦！

朱太太 別說啦，好好養養神罷。

朱 我這次炸傷，也是那狗隊長害我的，要是他不來「賣身投靠」，「我事先一定安穩穩躲在洞子裏」，那里還會遭炸呢！

朱太太 聽許隊長說，緊急警報響的時候，他關照你往後山躲，而你偏要錢不要命，去搶運鎗沙，

朱 別說了——我問你：今天早晨老溫來向你要過鎗沙的樣子，是不是？

朱太太 嗯。

朱 他為什麼老找你不找我呢？

朱太太 一來呢，你帶傷了；二來呢，他有點怕你；三來呢，他覺得我們小姐娘兒們好說話呀！

朱 麗雲知道他來要鎗沙的樣子嗎？

朱太太 那倒沒有留心，好像并不在場罷。

朱 她現在上那兒去了？

朱太太 呃，說也奇怪，這一向總老不見她的人影子！

朱 這小妮子真不懂規矩，我帶傷了，她從沒有好好地來問過我——（怒喊）麗雲

！麗雲！你看，這小了頭不知道上那兒去了！

朱太太（至門邊）麗雲！麗雲！（無回音）

朱 她會不會趁我帶傷行動不得的時候，反去跟那狗隊長鬼混呀？

朱太太 這你別神經過敏了……

朱 他還沒有回信來嗎？

朱太太 那個？

朱 唉，你這個人——老溫呀！

朱太太 他說汽車站那個想收錫沙的，要看過樣子才能出價錢，鬼知道他幾時來回信！

(僕役上)

僕 老爺，李醫生來了。

朱 請他進來，

(僕下，醫生上)

李 剛才你派人去找我，是不是？

朱 嗯，你看我今天臉色怎麼樣？

李 好像——

朱 怎麼樣？

李 好像發燒！

朱 變好啫，變壞呢？——你說，你說！

李 奇怪，你右邊那隻眼睛有點黑黑模糊的樣子。

朱 哦，右邊這隻眼睛黑黑模糊了。

李 啊，不好啦，你全身怎麼會腫了起來的？

朱 全身發腫啦？

李 朱太太，你看他臉上發腫了沒有？

朱太太 好像是——

李 對了，也許是中了彈片的毒——

朱 啊，中了彈片的毒！呀，呀，現在我覺得心裏很氣悶，啊，我一定中毒了！醫

生，快！快！你得趕快救救我，救活我的命……

李 什麼？

朱 我說你得救救我的命。

李 說呀！

朱 怎麼！你聽不見我說話嗎？

李 你的口氣虛弱無力得什麼似的，好像我聽不清楚你說的每一個字。

朱 那末，天呀，我完啦！

朱太太 醫生，怎麼樣？沒救嗎？

李 這不敢說。

朱太太 呵，福祿，我求你立一個遺囑吧，想想你「會兒就……就……就……」

哭

朱 不，佩貞，我能夠活多少時候，就活多少時候，我不立遺囑。

李 朋友，我真捨不得和你永久分離，但這有什麼辦法呢？我看你的善後，譬如坎地應該怎樣選擇，家產應該如何分配，當你還有一口氣的時候，還是稱心如意地囑咐一下的好，我們大家有錢的沒錢的，遲早總是要死的，死是一筆債務啦，當閻王要你償還的時候，任你怎麼樣抗議，或者任你怎麼樣求饒，都是枉然的呵！

朱 醫生，你別發牢騷了吧，你到底願意醫我，還是不願意醫我？

李 啊呀，我要是外科醫生，不早就把你的彈片取出來了。

朱 醫生，你真不能救我嗎？

李 朱先生，我真無能為力，不過，我可以介紹一個外科醫生給你。

朱 請他來，老朋友，請他來，如說他把我醫好，我要送他一塊金匾，上面寫「恩同再造」四個字。

李 呵，你臉上真腫得可怕極啦，我趕快去請他來吧。（至門邊剛剛進門來的麗雲）

（哦，密斯朱

雲 你知道嗎？

李 什麼事？

雲 老溫打從後門進來了。

李 好，我們去準備準備吧。（同下）

朱太太 福葆，怎麼你去請教那些騙人騙鬼的洋醫生，他們除了喜歡剖人家的肚皮

，挖人家的心肝以外，還會幹些什麼事呢！我看你還是看中醫吧。

朱 佩貞，這當然是你的一翻好意，但是中了彈片的毒，不是內病，而是一種外病；外病嘛，我看還是請教西醫好。

（僕役引溫榮發上）

溫 （手提母雞二隻）哦，真的沒有客人，太太，老爺好些啦嗎？

朱太太 謝謝你，現在還不敢說好不好。

溫 老溫心裏難過，順手帶兩隻母雞來，孝敬老爺，一面望望老爺的傷勢。

朱太太 唔，老溫，我們領你的情就是，這老母雞回頭你……

溫 那里話，老溫這點小意思，太太千萬別見笑，嗯，老爺，你老人家好。

朱 有什麼事嗎？

溫 嗯，太太想來已經把老溫的意思轉達到了，報告老爺，汽車站那個想買鎗砂的

，看了清砂的樣子，囑咐我來跟老爺親自談一下。

朱 他看了樣子，打算收買嗎？

溫 是的，他很滿意，他想跟老爺訂一個合同，以後老爺這兒出的錫砂，他想包下來。

朱 他可知道政府統制錫砂嗎？

溫 那也不過是一句話吧了。老爺這兒假如每月出清砂一百担，您報上二三十担，其餘老爺那有作不了主的道理！

朱 他能夠出多少錢一担呢？

溫 他每担可以出五千

朱 五千？

溫 對了五千。

朱 假如官價漲了怎麼樣？

溫 他當然照加。

朱 他在汽車站做事嗎？

溫 不，他是個跑碼頭的生意人。

朱太太 他怎麼出得起这么大的價錢，官價每担只三千呀！

溫 這就不知道了。

朱 他會不會把錫砂走私，賣給日本鬼子？

溫 老爺……

朱 提蛋！滾出去！

溫 老爺！你看着錢，給飛機轟炸不太可惜了嗎？

朱

溫 (掏出紙摺) 這是個合同草案，假如老爺認為可以簽訂，他可以保證你的錢

從此太平無事，這裏面的利害，老爺總知道的。

(李醫生假扮成外科醫生的許隊長及扮成男護士的王金奎上，一進門，王金奎放下醫用皮包，關上門，持一白色長布袋站門邊看守。)

溫 老爺，少陪了，回頭見。

王 (掏出手槍) 溫大哥不忙，回頭一塊兒出去。

李 (對朱) 運氣真好，我一上他的診所，他正從診所裏出來。

許 Let me examine his pulse immediately

李 他先得按一下你的脈。

朱 他不會說中國話嗎？

李 他是在外國長大的，中國話講不好。

朱 他已經知道我的傷勢了嗎？

李 恐怕沒有這樣快。

朱 告訴他我中了炸彈片的毒啦？

李 A Poisoned Case

許 Yes, Yeh.

朱 他說什麼？

李 他說你中毒啦。

朱 我知道是中毒了，但是有生命危險嗎？

李 What Will be the effect

許 (翻朱的眼睛觀察) Hestall die Presently

李 他說你全愈的希望很少。

朱 呀，可怕，可怕，難道他沒有解救的辦法嗎？

許 Hestall undertake to cure him for fifty

thousand gold dollars

朱 怎麼？難道他說我只有一命歸傷這條路嗎？

李 他說他可以治好你，可是你得化五萬塊美金。

朱太太 五萬塊美金，合起法幣來不是要五六百萬嗎？福傑，看中醫生，看中醫生。

朱 佩貞，來不及啦，你竟忍心看我馬上嗚呼哀哉嗎？

朱太太 但是五百萬就去了我們的家當一半有餘了呵！

朱 真是，我的這條老命怎麼會值得到五百萬？老溫我的錦沙，你說他每担能出五千，我現在就脫手五百担，你去跟他說。

溫 (恍然望一下許王。) 老爺……

朱 怎麼？你怕到這個樣子，渾身發起抖來，爲什麼一聲不響。

李 也許有鬼附在他身上了，現在就是他娶你的錦沙，你也不能賣給他了。

朱 這什麼話？

李 錦沙的官價每担是三千，只有鬼子才出五千，給鬼子收錦沙你知道犯的是什麼罪名嗎？

朱 這樣我一時從那裏調出五萬塊美金來救命呢？

(麗雲上)

雲 爸爸，你說什麼？

許 Oh, How beautiful She is!

李 朱先生，這位洋醫生瞧見你小姐這樣漂亮大大吃了一驚呢！

朱 怎麼會這樣的？

許 I have lost my heart to her; if I should gain her affections, I shall on those conditions cure him in scanty without fee or reward.

李 他說他會到你小姐就一見生情啦，假如你願意把你的女兒許給他，而你女兒也

愛他的話，那末他馬上醫好你危險的傷勢，不要一文錢，也不要任何別的報酬。

朱 他的洋話說得頂漂亮。好，要是他能夠說服我的女兒，決絕了那隊長嫁他。我沒有什麼不可以。（低聲對李）怕他決不願意這麼便宜了事吧？

李 Are you consent what he say now?

許 A certificate for both side is necessary,

李 他說這張證明書上，你得簽字蓋章。

朱 （看證書，簽字蓋章）

雲 （假癡假呆）媽媽，這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呀！

朱太太 別跟我說，孩子——做爸爸媽媽的，在不得意的時候，常常是不近人情的。

朱 噲，醫生，這就是他所需要的。

許 （接證）Let me examine his temperature. （從醫用皮箱取體溫表交李醫生

李 現在他要試一下你的體溫，（置表于朱口內）裤子脫下來，對了，給醫生看傷口。

（許隊長俯察朱的創口，并略敷藥物，醫生捆上綁帶）

許

（取鹽表觀察）好了，你的傷勢已經脫離危險時期，你看你的體溫，三十六度八，跟常人沒有兩樣，創口很乾淨，一個星期包你收口。至于炸彈片，大概已經燬入盤骨，因為全身體溫正常，在這小鎮醫藥外科用品又很缺乏，所以我

不主張動大手術，開刀取彈片。

朱

這樣沒有危險嗎？

許

絕對沒有危險。

朱

噫！你怎麼說得這一口好中國話。

許

我就是給你止血，給你治傷，使你的生命化險為夷的好女婿，許健飛，也就是關心你鎗鏢安全的門房，黃駿發。

朱

呀，原來是你，狗東西，我不承認你是我的女婿，你欺騙我！

許

我沒有欺騙你，我化裝進你的鎗場偵查，不過爲了工作方便。

朱

你敲詐我！

許

我沒有敲詐你，我就要五百萬，不過想套出你的口供，證明他正在代日本鬼子收鎗沙。

朱

老漢，快把這狗東西趕出去！

許

啊，你還信任他嗎？給日本飛機做信號來炸毀你的鎗鏢的是他，叫炸彈片來謀害你的性命的是他，送你老母鎗代日本人來收買你的鎗沙的也是他。

朱 有這樣的事？

許 那天敵機來的時候，我來不及躲，在你花園裏，我望見有人在你鑛場附近，照鏡子，張信號旗，經我偵查結果，認為他行跡可疑，於是我就命令王金奎注意他的行動，剛才我上他家去搜查，還搜出兩封信，支信號槍，王金奎。

王 有。

許 槍拿過來！（接白布袋取出信號槍）你看，這就是他犯罪的證據之一。王金奎，綁他起來，解下去！

（王綁，解下）

朱 哦，你就是許健飛，你是外省人，而且是割斷了一隻胳膊的丘八，是嗎？

許 是的，朱先生，這兩個名義，在我認為都很榮耀！

朱 得了，事已如此，現在就這麼辦吧：如說你要我承認剛才寫的證明書是我出的，你先得答應我兩件事：第一，你應該馬上拿出錢來，在本地買十畝田，第二，你應該馬上離開教養院，來經營鑛鑽。

許 聽着，朱先生，你並沒有提出這兩個條件的理由，而我呢，確實有權利來接受你的小姐，剛才你答應能使你傷勢轉危為安的可以得到她，而我正是當你炸時給你止血治療的人。

李 假如流血過多，或者傷口不潔淨，朱先生，確有生命危險。

許 我現在可以答應幫助你經營鴿寮，但我不能離開教養院放棄我原有的教養榮譽軍人的職守。

朱太太 唉，福葆，總而言之，你太糊塗。

許 朱太太，我認為朱先生決不糊塗！

朱太太 當然啊：女婿總得給丈人戴高帽子咯！

許 朱太太，你聽我說，從此以後，朱先生的鴿寮既然比較安全了，我們榮譽軍人教養院與地方上的關係，也會因為我跟麗雲結婚而相處得比較好一點。

朱 洋醫生，說老實話，你這個人一無可取，要是有點兒長處的話，那就是能夠說一口頂漂亮的洋話。洋人上我鑛場來收鎊沙，我到用得着你的。好，我答應把我的女兒給你吧，我一生中真沒有瞧見過這樣水性楊花的妖精。

許 可是我覺得麗雲的脾氣，有的地方很像你呢！

朱太太 福葆，我想我們還有一二十年好活吧，在這二十年中，我預先放個屁吧，總少不得會爲了麗雲的婚事而吵嘴的！

朱 嗯，對，佩貞，我也這樣想。雖然放走了一個大逆不道的女兒，我覺得這也不能算是我們的一個大損失。

李 但是我的素英呢，千萬萬確是一個大損失！至於這一對青年男女呢，正如同一句老話所說的：有情人終成眷屬。

雲

醫生，健飛說過，現在有些榮譽軍人，往往容易由于光榮的回憶而怠懈了他們的精神；而健飛呢，不但不怠懈，而且他的傷，使他常常警惕着自己，鞭策着自己，他現在臉上所以能露出勝利的微笑，就是因為他至今還是一匹淘氣的野馬啦。

許 而年青的女郎呢，對於這匹失了翅膀的野馬，起初可憐他，接着看重他，最後就愛上了他。

——幕全劇完

附註：本劇結構曾參攷一九三一年牛津大學版謝立敦戲劇集所收「聖培屈列節日」一劇。特此申明。

川江夜景

獨幕劇

人物：

趙大媽

趙云僊——趙大媽的丈夫

沈曉霞——小學教員

傷兵，旅客，茶房。

時間：二十九年初夏

景：

縣縣細雨之夜……

眼前黑黝黝，暫時看不清什麼東西。

只聽到波浪衝擊着船身，帆布篷在風吹雨掃中哆嗦。

於是一絲涼意，沁人心脾，得抖擻一下精神，這才在微顯的燈光中，見到一個

停泊奉節的輪船紡綸的橫斷面。

許多輪廓暗澀不明的旅客，在塵影昏晦的艙中，靠箱依篋，或睡眠，或絮語，

或啜歎：求生的意念，緊緊着他們搏跳的心，并且顯現皺紋在他們蒼白憔悴的面龐上。他們之中較吸引注意的，要算那混雜在旅客中間的傷兵們，其中有腿癱的，有臂折的，有骨頭發炎的，有頸骨被槍彈穿裂的。傷兵路前，長板凳上，有僵臥的屍體穿一身蘋果綠單衫，遮蓋一張上面沾搭着銀色蜘蛛絲的破蘆蓆。

小兒的哭聲，自船後傳來。

沈曉霞（以下簡稱沈，年約二十七歲，圓臉，姿色清秀，性情溫厚，在小學雖已服務兩年，但與初出學校的學生一般天真無邪這時她從瞌睡中醒轉，發覺自己裹黃色便服的腰部，爲雨水所淋濕，轉身，見兜滿風的帆布篷，幾脫繩落下）茶房？茶房！

傷兵甲 骨炎，以下簡稱「甲」媽的！吵什麼？

沈 帆布篷的繩子脫落啦，雨水漏進船來了真要命：人多，一步都走動不得，手又夠不到。茶房！（無回音）

甲 茶房都死光啦！

船後茶房聲：唉！白天在船上鬼打架，鬧飛機，到晚來還不許你息一會兒——船上的茶房呀，他媽真不是人幹的！

甲 少講廢話！（指屍體）死屍！這個死屍，幾時才扛出去？

茶房聲 傷兵同志，船上人太多，只好天亮再說。

沈 (撐篷擋雨，但抵不住強烈的風) 呀！雨，真要命！雨！雨！

(槍後小兒哭聲漸漸激越)

甲 又哭死人了！

傷兵乙 (顎裂，以下簡稱乙。向哭聲傳來的方向，拍箱，蹣脚，摩拳擦掌，唔唔

叱咤，想揍人似的。)

沈 (對另一傷兵) 他不會說話？

傷兵丙 (臂折，以下簡稱丙) 巴掌上中了槍子兒哩！

沈 爲什麼怒氣冲冲的

丙 他啊，恨不得宰了那啼哭的小娃兒！

沈 同志，在逃難的時候照護孩子，實在是非常麻煩的事。

丙 應該給他吃點奶呀！

一婦人 先生，在路上辛苦了，有奶的，也未必有啊！

甲 干脆把他扔到水裏去！

沈 呀！雨下大了，茶房呀茶房！

茶房聲 (嘲諷) 小姐，請您上大菜間好不好？

丙 混蛋！

乙 揍！

甲 捧死那狗忘八蛋！

船後中年婦人聲：請大家安靜點好嗎？

丙 這到有趣！

甲 自己孩子哭得要死，還叫人家安靜點！

船後中年男人口音：（鼻音濃重）船上人這樣多，你還想抱他死到那兒去！

中年婦人聲：桂生，再哭，定把你到水裏去！（哭聲愈烈）那末，別哭，給你喝

茶吧。

中年男人聲：半夜三更，那來的茶，見你媽的鬼啦！

中年婦人聲：有辦法，應該想辦法！

中年男人聲：老子不准你去！

中年婦人聲：這用得着你管！

（人叢中擠出中年婦人趙大媽，——以下簡稱趙，——寬額，瘦圓臉，短髮齊眉，微微近視的眼睛，慈和沉靜，額上及眉稍的皺紋，顯示她會飽嘗人世的艱辛；嘴唇醇厚，兩角富容忍感。身材中等，態度端莊，懷抱一個啼哭小兒，後跟她的丈夫趙云德——以下簡稱「德」——力挽妻的臂膀，不准她走一步，她仍竭力向船前擠。）

甲（以拐杖威嚇）擠擠，媽的，你再擠！

乙（以手接連捧趙大媽頭部）

趙 你打，你打！

德（推一下妻）活該，賤貨！

甲 噲！噲！噲！

丙（顧視）怎樣啦，老王？

甲（以拐杖攔擊趙大媽）你想踩死老子，你想……

丙（勸阻）老王，老牛人，算了。

甲 揍死這老雜種！

沈 同志，大家都是受難的人，何必……

甲 少打官腔，她擠一下，老子骨頭痛！

丙 女同志，您不知道這位同志在沙市前綫，帶了傷，宜昌危險的時候，從黃陵廟

傷兵醫院趕上這最後一班開出宜昌的輪船，路上得不到好照應，骨頭發了炎，

別說您碰他一下，就是一個人走過，攪動一下他身體周圍的空氣，他也会覺得

非常痛苦的。

甲 你們小姐呀，一天到晚只曉得塗脂，抹粉，寫情書，那知道我們在前綫衝鋒陷

陣的苦戰！

沈 傷兵同志，我是教書的，也曾經在宜昌前綫做過救護工作，是跟你們在同一條

戰綫上奮鬥過的！

（大家聞言，無語少頃）

（雨灑向暗蒼寥寂的江面，波浪衝擊着船身，帆布篷兜滿了風，頻頻戰慄）

沈 老太太，您貴姓？

趙 敝姓趙

沈 船上人這樣多，您擠到這兒來幹嗎？

趙 孩子哭，想給他喝點茶，晚飯以後，我出去解臭，聽見小姐這兒有個熱水瓶。

對不起，還沒有請教？

沈 敝姓沈，請問：光給孩子喝茶，就不哭了嗎？

婦人 對啊，應該給他吃點奶才行。

趙 那末請太太行個善好嗎？

婦人 怎麼！你自己的孩子要吃人家的奶？

趙 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還會有這大的孩子……（啼笑皆非）

沈 咳！難道他不是你自己的孩子嗎？

甲 閉嘴！閉嘴！老子要睡！

丙 老主，聽他們講，性子耐點吧。

趙 （放低口音）請問沈先生，從那兒上船來的？

沈 巫山

趙 難怪

沈 你是什麼意思？

趙 沈先生可知這蘆席下面躺着的是誰嗎？

沈 聽說是一個在路上死了的女人。

趙 一個？啊！一共死了兩個呢！

沈 兩個？

趙 這蘆席下面除了一個女人以外，還有個死了的小娃兒。

沈 俯說：哦！

兩 請問趙大媽，這女人什麼會死的？

趙 想來你們也不是打從宜昌上船的……

兩 嗯。

趙 唉，哭得這般淒涼，沈先生，請您先倒杯茶給他喝好嗎？

沈 提熱水瓶，倒水，餵孩子。看他喝茶的樣子，他一定餓壞了肚子，我這兒還

有點餅干，呃，他不要吃……呀，這孩子的手這樣冷……對，風太大了；聽

趙 冷颼颼的，聽了使人打寒噤……

沈 夏天就像是秋天的樣子……

丙 喂，老太太，你說，這女人到底什麼會死的？

甲 死！死！儘講死話！

丙 老王！

甲 滾你媽的！

槍後雲隱聲：愛珍的媽，你還不轉來，儘在那裏聊什麼？

丙 別走，你講這蘆席下面的女人？……

趙 她還是我們的隣居呢！

沈 哦，跟你是隣居？

趙 住在同一條街，只隔着七八家人家……

沈 貴處是？

趙 原籍是河南，一直住在宜昌。

沈 是宜昌危險的時候趕上這輪船來的嗎？

趙 嗯。

沈 這個不幸的女人，也是跟你們一路從宜昌逃出來的嗎？

趙 不錯

沈 她家只她一個人嗎？

趙 不，她有個丈夫，是當小學教員的……

沈 哦，當小學教員的？

趙 對了，說起來跟您還是同行，人很忠厚直爽，當然也很顧家的，出來的時候，除了自己太太以外，還帶着一個孩子。

沈 孩子也死了嗎？

沈 不，死了的是那女人自己肚子裏小產下來的胎兒，她還有個孩子，名叫桂生，才兩歲，却交給我照應了。

沈 哦，這孩子是那不幸的女人棄下來的？

趙 對啦！

但 但是，你說，她的男人應該管管自己的孩子呀！

趙 傷兵先生，她的丈夫原打算親自帶着他的太太跟孩子一同趕上這船來的。但是船小，逃難的多，她丈夫一手抱着這孩子，在人堆裏擠，把自己懷了八九個月胎的女人，護送上船；自己又下碼頭去招呼行李；好容易地，一聲，開拉，這女人高舉雙手，站在這船的欄杆旁，呼天搶地的，向擠在人堆裏招呼行李的丈夫喊，可是，我的天，還有什麼用呢！

趙 這樣，這孩子的媽，就跟她丈夫分散了！

趙 是啊，女人離開了宜昌，男人却仍留在宜昌啦

丙 離開了宜昌什麼會死的呢？

沈 呀，雨又飄進船來了！

甲 別打岔！

趙 大家不是已經知道她上船的時候，是個懷了八九個月胎的女人嗎？
衆人 嗯。

趙 日子大，上船時，想逃命，擠得太凶，登船不久，在這陰冷潮濕的帆布篷下，
當着小產，既沒有親人照顧，也沒有醫生臨病，燒了一天一晚，第二天天亮的時候，
躺在這濕淋淋的硬板凳上，可憐，只剩得一口氣了！
但是她事先應該找一個避風的地方呀！

甲 又做你的小姐夢啦！

丙 人這樣多，能趕上船，找個地方息下來，就萬幸的了。

沈 她留下什麼話沒有呢？

趙 天亮的時候，她叫我到這兒來，在灰黯的人堆裏，她閃着水凌凌的眼睛，張開

嘴，氣喘喘地對我說：「趙大媽，我……沒有救的了……我，只有一句話：在
沒有找到桂生的爸爸以前，桂生，（就是這孩子）一定要拜托您老人家照應的
了。」

（靜默少頃……）

（艙後旅客擠動）

茶房聲 喂，諸位先生，太太，勞駕，讓開點，勞駕，讓開一點
甲 媽的，又擠起來了！

丙 （厲聲）茶房，什麼事？

（二茶房打昇上）

茶房 同志，天快亮了，扛這死了的產婦下船去。

趙 怎麼！扛這死了的產婦下船去？

茶房 你還想留她不成——登岸的手續已經辦妥當了，自然得扛她下去呀！

趙 她是這孩子的媽，這樣的孩子，少得了媽媽？

沈 真可憐，這有什麼辦法呢！

丙 趙大媽，讓我們知道他們埋葬她的地方，以後您老人家會見這孩子的爸爸的時
候，明白告訴他就是了。

（風，雨，浪的轟奏交響聲中，茶房默然揭開蘆席，顯現一個穿蘋果綠單衫的
女屍，微啓銀灰色的無神的眼，扭轉黑髮紛披的頭，屍旁一個裸體的嬰兒，茶
房將母子移置昇上。）

沈 趙大媽，讓這孩子，向他可憐的媽媽叩頭告別吧。

（茶房下屍下）

甲 (感動) 趙……大……媽

趙 什麼！傷兵先生？

甲 請您原諒我……

趙 奇怪？

甲 剛才我用拐杖揸您……我不知道……

趙 (哦，話得說回來呀：有病，孩子的哭聲，尤其在晚上大家要睡的時候，確是很討厭的，而且我的腳不當心，踩痛了您啊……)

婦人 趙大媽，來，讓我喂他點奶……

趙 多謝，多謝……

婦人 呀，不要吃，怕陌生嗎？

趙 也許已經斷奶了。

乙 (脫下藍布背心，交趙大媽) 喂，喂……

丙 老翼，你願意把這背心，送給這沒有媽的孩子穿嗎？

乙 (點頭) 喂，喂，(指飄動的帆布篷)

趙 是，同那樣大，但是脫下了這背心，你也冷呀！

乙 (把背心塞入趙大媽懷中)

趙 (以背心裹住桂生) 謝謝……

船後云：「愛珍的媽，你也該轉來休息啦。」

沈 他是你的先生？

趙 那個？

沈 那叫「愛珍的媽」的。

趙 嗯。

沈 一向在那兒得意？

趙 在宜昌開大酒店。

沈 一路上重慶嗎？

趙 是的。

沈 仍打算開酒店嗎？

趙 小姐，酒都在宜昌燒光了！

沈 飛機轟炸！

趙 嗯。

沈 那你們——？

趙 除了找戚朋友謀事外，沒有別的辦法。

沈 這孩子呢？

趙 在沒有找到他爸爸以前，自然得照應他呀！

趙二德上

髮珍的媽，怎麼你不理我？

有麼事，二德？

你真打算帶桂生上重慶嗎？

趙二德，既然答應了照應他，就該好好照應他呀！

到了重慶，你相信能養活他嗎？

趙二德，至少在沒有找到他父親以前，我們應該養活他的。

這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而是能夠不能夠的問題，你有把握幾時找到他父親

嗎？

趙二德，要是找不到他的父親，而我們又沒法養活他，那我們總得想法把他送進保育院

才是。

沈對了，這我也可以盡一點心的，只要大家和濟共舟，什麼事總有辦法的。

茶房喊聲：先生，太太們，勻勻坐吧，船一會兒就開啦！

趙二德，

怎麼？

我們得看一看他們到底把桂生的媽埋葬在什麼地方的——但是船快開了。

丙回頭問茶房就是了！

沈 茶房！（茶房上）

茶房 什麼事，小姐？

沈 你知道他們把那產婦葬在什麼地方嗎？

茶房 天快亮呢——看，看得清楚嗎？那坡上，黃檗樹下，茅亭旁邊，地名叫做周

家涼亭。

沈 啊，那連綿的細雨，那陰森的山林，那在黯暗中閃動着的螢火般的燈光，那在霧中迷夢，還沒有醒的茅亭，那浮動着綠光的樹田，那生長着青草的土層

——他們都彷彿意識到那女人的不幸，懷着恨，而不願做聲的樣子……

丙 茶房，風還大呢，把帆布篷的繩子綁紮好。

趙 對了，免得大家招涼……

茶房 是，同志。

——幕——



